

神探古罗夫探案集

义救死囚

(俄) 尼·列昂诺夫 著
蒲一平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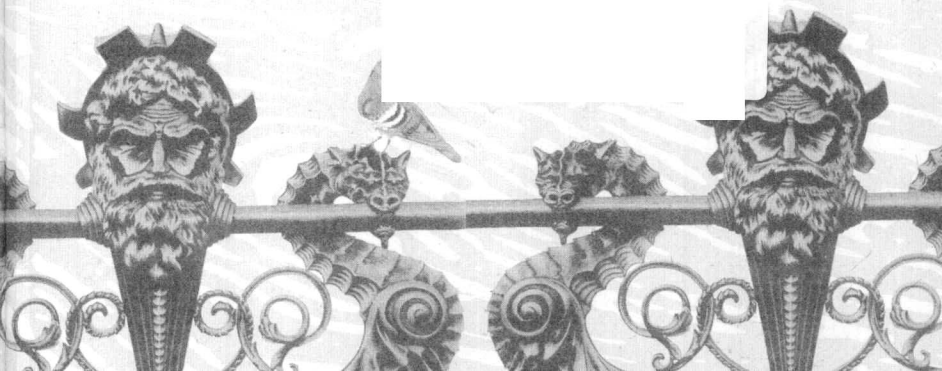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囚死救义

著者 尼·列昂诺夫
译者 蒲一平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义救死囚 / (俄罗斯) 列昂诺夫著; 蒲一平译. —西安:
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1

(神探古罗夫探案集)

ISBN7-80605-970-9

I. 义... II. ①列... ②蒲... III. 侦探小说—俄罗斯
斯—现代 IV. 1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9864 号

神探古罗夫探案集

义救死囚

[俄] 尼·列昂诺夫 著

蒲一平 译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5 印张 5 插页 268 千字

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-80605-970-9/I·839

定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 710043)



作者简介

尼·列昂诺夫1933年生于莫斯科，1999年1月去世。大学法律系毕业，在警界当侦探10年，其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，著有侦探小说30余部，其中以古罗夫为主人公的12部，皆被拍成电影。在俄国家喻户晓，有口皆碑。正像俄国文学报1999年9月15日介绍的那样，“只要你走进莫斯科地铁，每个车厢里肯定有人手持列昂诺夫的小说在阅读”。作者1998年12月30日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：“美国在30年代同犯罪分子的斗争中，好莱坞的优秀侦探影片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今天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犯罪形势，但愿我的小说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，因为警魂能镇住匪魂，能唤醒民魂。”

Ребятствующие люди.

Суров Лев Иванович.

Крячко Стани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.

Мария Втрова - жена, актриса.

Орлов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- генерал.

Колесников 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- бухгалтер.

Синьков, хромой, рабочий, Александр Аверкин.

Билим медведи. Михаил Семенович и Сова.

Клавдий Николай

Генерал, Фокин Николасович

Бучин Лев Иванович - хозяин города. Братья охранники

Левович Протас

"Оружие Агран-200" и мистический "Берег".

Генерал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Олег Еленович.

Катунь.

Сотворить - алгоритм кубитов алгоритмической операцией "вектор"

"Сазан" Андрей Тарасов.

Ламинь Стефан.

Шаров Семён Кириллович - мистик, НЧЗ розетка

Сторож -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.

Братья;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: Тишин ^{Николай} Пе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"Акция".

Вице-президент Тишин Семён Николаевич.

Анатолий Забавин - отец Семёна

"Самый" авторитарный Мефод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Катерина.

Позитивный "Лемингтон".

Настя - борцовская жена.

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

Алгоритм - Сазан Кастро.

作者手迹

内 容 简 介

谁也没有授权古罗夫上校侦破这桩已被判处死刑的恐怖分子的案件。

但是古罗夫确信死囚犯被人利用，于是决定弄个水落石出。

侦察的结果让古罗夫目瞪口呆……

目 录

引 子	(1)
第 一 章	(5)
第 二 章	(33)
第 三 章	(64)
第 四 章	(91)
第 五 章	(115)
第 六 章	(136)
第 七 章	(160)
第 八 章	(187)
第 九 章	(207)
第 十 章	(231)
第 十 一 章	(255)
第 十 二 章	(283)
第 十 三 章	(307)
第 十 四 章	(335)
第 十 五 章	(352)
第 十 六 章	(376)
尾 声	(395)

引 子

这个不大的垃圾箱显然装不下当代文明的废料。于是，那么多烟头、揉烂的烟盒、空啤酒罐、饮料盒以及其他的废弃物积满了它的周围。垃圾箱上孤零零地戳着一个摘掉脑袋的布娃娃。垃圾箱附近一幢房子的烂墙上挂着一块难辨颜色的木牌，当年似乎是红色，字体是金色，只是油漆脱落的太久了，现在能认出的只有“法院”二字。

正因为它是法院，不是区执委会，更不是区党委会，木牌才好久没有人刷新了。到了今天苏维埃和党委都被取缔的年代，只有商店的招牌处处夺目耀眼，受人关注。

通向门庭的三层台阶，以及斜斜歪歪的掉色脱皮的、随着轻声慢步的人群吃力地嘎咯作响的大门，加上外皮剥落的墙壁及上边提到的木牌，清楚不过地表明法院是个不受人尊敬的清水衙门，虽然人命关天的大事在这里判定，而不在隔壁的装修得富丽堂皇的“汽车配件”商店判定。

房子的走廊同其外表十分匹配，松动的地板块的轧轧声令人厌烦。靠窗而设的一排沙发最有待客的耐心，而它们正是本世纪风云变幻的见证人。自从十月政变之后，这座豪华一时的别墅马上迎来了畅怀开心的红色军人，他们想在这里营造居家度日的公寓。红色军人从这座漂亮的别墅里很快被撵走，随之迁来了国家法治管理局。这是个很威严的机关。然而由于这个机关不断地膨胀，这座两层别墅变得人满为患，不得不迁入另一所房子了……

好在这只是我的侦探故事的引子，不是俄罗斯的国史，因为经过几十个春来秋往，这座当年的贵族别墅的主人也几经更改。比如，自从伟大领袖逝世后这里就成了人民法院。既然是人民的，那肯定不是任何私人的，所以这座别墅只能如此这般地寒碜到一九九六年秋天。

进出法院大门的除了国家委任的官员，形形色色的罪犯和受到严格保护的被冤枉的人外，还有大批新闻记者，电视台记者，游手好闲的猎奇人物及一群职业化的“官司迷”。这些人不仅熟悉法院的所有工作人员，还熟悉刑法法典和总统颁发的一切指令，甚至熟悉总统尚未签发的指令。

“官司迷”基本上由退休人员组成。他们经常相互热烈争辩，讨论昨天宣布的判决和今天或明天将要宣布的判决。官司迷和运动场上的球迷及人类其他活动中的迷恋者一样，绝对地知道一切，在辩论中绝对而武断，不容半点商量。如果粗略地划分，官司迷可以分成两大类：保守分子和自由分子。保守分子人多势众，主张对罪犯极端严判，认为这是医治当前犯罪无度的灵丹妙药，自由分子极力从一切案件中寻找减缓罪过的情节。最激烈的争论焦点是极刑——枪毙。对罪犯

该不该实行枪毙？保守分子坚信必须果断实行极刑，甚至要求给今天没有极刑条款的刑法法典加入极刑一条。自由分子认为身居文明社会，无论什么情况毙人都是不道德的，极刑条款必须取消。在法院的走廊里，自由分子显然属于少数派。

今天大家等待的是陪审团对杨基也夫公民的宣判。他被指控为恐怖分子，在莫斯科制造汽车爆炸事件，死五人，其中有两名儿童。平日里最狂热的自由分子今天都蔫了，蹲在角落里一言不发，仿佛这场令人发指的犯罪案给他们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审判厅不大，但也不算太小。你们自己可以判断：门的右侧是公众和新闻界的席位，可以容纳五十到六十个人。左侧放了一个囚笼，像动物园的囚笼，里面可以装下好几个人。今天笼子里只坐着一个人——一位体态端庄的年轻人，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，头发乌黑，肤色淡褐，一双深棕色眼睛，可以说是一位五官端正的男人。这样的小伙子，今天在莫斯科的市场、商店、饭馆及夜赌场随处可以见到。当然，俄罗斯人分不清谁是亚美尼亚人，谁是格鲁吉亚人，谁是阿布哈兹人，谁是阿塞拜疆人，就像他们分不清中国人、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。在这方面，俄罗斯人当然没有任何一点儿轻视其他民族的倾向。

坐在囚笼里的被告是一位车臣人。

囚笼旁边放了一张桌子，入座的是律师及其助手。再往大厅的中间，靠律师席的右边，是证人就坐的一排不大的席位。就在这席位的右边放着检察官就坐的桌子，而证人席的对面隆起一个不大的高座，那就是庭长席，相邻的是书记员。再往右侧紧贴墙的地方，是陪审团成员的席位。

如果人的仇恨能够物化，那此时此刻的大厅里它会达到临界值，形成一次大爆炸。莫斯科发生的恶性案件也不是头一次，死人也不是头一次，但抓住罪犯却是第一次，审判是第一次，人们直面罪犯也是第一次。被告弄得人们疯狂躁怒，不仅因为作案极为残忍，而且因为手段狡猾巧妙。他杀人伤人，凌辱了上帝，罪有应得。可是眼下他坐在囚笼里哭啼，吓得浑身哆嗦，蜷在笼角，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求告饶恕。更有甚者，这个小子在法庭上没有提供证词，放弃了最后的求告，听判决时趾高气扬，那紧闭的嘴角上还露出轻蔑的神经质的微笑。电视台的摄影师拍下了犯人的这幅镜头，心想这个镜头任何人任何时候也看不到的。因为他的脑子里突然闪出了关于描写雄鹰的华贵词藻：人们可以抓住雄鹰并把它关进牢笼，但雄鹰并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雄鹰。

庭长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，但过于丰满。不久前，画家喜欢把这样的女人写进大幅画面的麦田里，或者同钻机拥抱，或者同拖拉机为伍。她宣布判决时声音洪亮有力。只是“处以极刑”几个字淹没在大厅里的一派咆哮声中。

“枪毙了他也不够！”人群里响起刺耳的尖叫。

法官预感到罪犯有可能被打残撕碎，给囚笼加派了警卫。

“请大家注意！”法官的嗓音压过了大厅里的吵闹。“请大家原地别动！制造混乱者将被逮捕严办！”

第 一 章

九月，初黄的树叶在窗外被风吹得沙沙响。星期天的早晨让密布的乌云弄得阴阴森森，但还没有开始下雨，幸运的莫斯科人在自己的方寸园田里弯腰苦干。

俄罗斯的内务部刑侦局特大案件全权执行探长列夫·伊万诺维奇·古罗夫没有别墅，因此他休息得潇洒自在，活像一位白领贤士。他手里端了一杯咖啡，在设施完美的家里来回踱步，干扰自己的女人收拾行装出门。玛丽娅是一位演员，虽说电影业近来一派萧条，她晚上还要坐飞机外出拍片。她得到这个角色是因为她已拍了二十几年的戏，拥有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。除此而外，年近四十岁的她依然保持着迷人的身形。正像导演在电话里解释的那样，玛丽娅的角色是裸体走进男人们“逍遥”处的一个房间。她双手端着托盘，上面摆着几杯咖啡，坐在一位黑帮分子的安乐椅的扶手上，接着往他的裤子上倒咖啡。

“谢谢你的关照，马立克。”玛丽娅回答。“你再找不到更年轻的人了吗？”

“玛丽娅，我同样诅咒留米也尔和他带的这个头，但你我今天没有别的职业可干。请相信我，亲爱的，片子中还有戏可演。至于光身子的镜头，那是小菜一盘，你又不是昨天才出生。我们在一个大罩中单拍，然后我再把它剪切到片子中去。制片人希望有裸体女明星的镜头！”

“我同丈夫商量一下再打电话告诉你。”

“怎么，你们已经登记啦？”导演感到惊讶。

“我们还没有登记，但古罗夫是我喜欢的男人。你想不想跟他说话？”

“千万别这样！”导演咳嗽一声。“我想你拍片子谁也不会知道。影片也不会很快就搬上银幕放映的。”

“亲爱的，古罗夫是侦探，他会在你下令‘开拍’之前知道一切的。”

玛丽娅含笑向古罗夫讲述了刚才得到的建议。

“我们也不会饿死。”古罗夫耸了耸肩。“你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演员，我想会有人向你推荐别的什么角色的。”

“一定会有的。”玛丽娅模仿古罗夫的语气回答。“但我已经同意了。必须拍戏，否则我会失掉体形，会被人忘掉的。”

“你是成年人了，又有才气，愿意在千百万男人面前光着身子走来走去？……拉倒吧！”

“瞧，你用的什么语言！不是光着身子，而是裸体。马立克说在大幕布篷子里单拍，他会说到做到的，别替我担心。好啦！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谈下去了！”

这个话题确实没有再谈起过，玛丽娅今天又要出发。古

罗夫吃醋绝不是因为她要去拍裸体片子。每次她外出拍戏，探长总是提心吊胆放不下心。玛丽娅接过古罗夫手中的咖啡杯，瞅了瞅他的脸说道：

“你生气和吃醋时，你的眼睛就变得暗淡无光，从前我不知道眼睛的颜色还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变化。”她喝完咖啡，把杯子递回去。“趁我外出不在家的时候，你可以好好想想我们该到何处去休息个把礼拜。”

古罗夫没有作声。玛丽娅去了洗澡间，他继续在客厅里踱步，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两年，但还习惯不了这宽敞和现代化的气派。这样的住宅警官既分不着，也买不起。这套房子是尤金款爷拿一间寒舍换给古罗夫的。当时正赶上古罗夫的父亲——警察少将办理退休，交回了自己的公房，这一间楼房就分给了古罗夫。包里斯·别特罗维奇·尤金因经商发了财，成了百万富翁。两年前古罗夫看不惯警察系统无休无止的改革，觉得警职前途不妙便离职而去，给尤金的公司当保安部长。同古罗夫一起离职跳槽的还有他的密友斯坦尼斯拉夫·克里亚奇科上校。他俩把赌注全押在新的岗位上，使出良心干活，开展了堵截通过莫斯科向西方转运毒品的复杂作业，但时间不长便消沉了。

古罗夫同尤金的关系也因而疏远了。两个头头都是精兵强将，一个槽上拴不住两头叫驴。他们像朋友一样分了手，未伤和气。内务部对回槽返职的上校接待冷淡，这些老干将的脾气性格和执著事业的劲头人人晓得，像这样的专家不该推来推去，将军们装作什么也未曾发生，给他们开了绿灯。

古罗夫的房子就这样留归自己了。房子经过专家设计装修得很排场，两室一厅，宽敞的厨房实际上兼作餐厅，还有

洗澡间。这样的住宅在冗长的电视系列剧中常能看到。

古罗夫把杯子放回可抽拉的食品柜盖上，瞧了瞧里面放的一瓶威士忌酒，转身而去。两年多之前斯坦尼斯拉夫就说过自己的上司过分贪杯的话。古罗夫起初把朋友的话当成耳旁风，没有留意。过后他认真一想，是这么回事。他现在回忆自己最后一天滴酒未沾，也没有想起来要喝，就这么着戒酒了。他这个人最叫真，办事从不虎头蛇尾，不想给人留下话把子，说他列夫·古罗夫靠酗酒过日子，这样会让他大动肝火的。好几个月他手指没有碰过酒杯。现在他逢到应酬才喝一点，虽说家里的酒类应有尽有。

眼下他正没有事可干，工作上也没有重大案件，脑袋闲的发慌，而玛丽娅又要出门。探长感到自己有点紧张和不好受，喝上二三两无碍啥事。

他突然倒在地毯上，身子没有劲，只是手还没有开始哆嗦，自我感觉尚好，不在乎二三两酒能坏到哪儿去。他从地上站起来，又窝到扶手椅子上拿起电话拨打克里亚奇科的号码。女主人拿起听筒，听到古罗夫的声音，有分寸地向他问了好，说道：

“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，可别糟贱上帝了！”

“纳塔莎，我说过我爱你吗？”

“得啦，别往下扯了！”女主人深沉地叹息了一声。

“纳塔莎，我打电话只想打听你这会儿烤的是啥饼？”

“是肉馅饼。”她压低嗓子答道。“但饼子还在烤箱中没有拿出来。我警告你，斯坦尼斯拉夫刚才喝过酒，他车门上的钥匙我已经收起来了。”

“女人永远常有理，让这个酒鬼和我说话。”古罗夫抽着

烟笑了笑，听到斯坦尼斯拉夫一向爽朗的声音说：

“上司你好。什么地方见面？什么时间？”

“你好哇，酒鬼，少来这一套。如果你还把我叫上司，我应当称你为牛仔。你为什么不经过批准就喝上啦？你知道吗，我很难受，看着酒瓶子就像沙皇看着犹太人，而你倒享受上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，但情有可原，因为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。”

“这可是件大事！”古罗夫赞同说。“扔了几个杯子？”

“十六个，上司！”

“你干得绝对正确，斯坦尼斯拉夫。你的意下如何，有这个理由我可以……”

“太应该啦！”克里亚奇科打断他的话。“而且不得少于三两，否则你会让全家人不高兴。”

“你真够朋友，我也能找到喝的理由，但你的支持分量最大。”

“我是天天乐哉！纳塔莎，别垂头丧气，我哪儿也不去！”

“谢谢，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！”纳塔莎在听筒里喊道。

“我们现在出发去动物园。”克里亚奇科说。“女儿不跟我们一起，认为自己已长成大人。晚上我同妻子在家，能不能过来瞧瞧？”

“暂不说定，玛丽娅十八点去外地出差，你知道我不会去送行的，导演陪着她去，早些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。”

玛丽娅刚从浴室出来，像平常一样端庄大方，束着姑娘的细腰，脚登高跟鞋，脸上轻抹淡妆，漂亮得像换了个新美人。她严肃地瞟了古罗夫一眼，仿佛等待他的宽宏大度或带

刺的玩笑，然后走到食品柜前问道：“你来点威士忌还是伏特加？”

“咱们单喝。”

玛丽娅给古罗夫酌满一大杯，给自己倒了一小杯。

“为你干杯！”她举起高脚杯。“我同你相处是够走运的了，古罗夫。”

“谁走运我知道。”古罗夫端起酒杯，点头致意。“祝你成功，回来前别忘记打电话。”

“每当我看见你这副眼神，我知道我是怎样地爱你。”

“换了眼神又怎么样？”

“当你站到我的身旁而不注意我时，我觉得你离我很远，你同我毫不相干，我对你也是另有苦衷。”

“我想像得出来。”

“不，你想像不出来。”玛丽娅欣然一笑。

电话铃响了。古罗夫想去接，但玛丽娅抢先说：

“这是找我！”她拿起听筒回答说：“这是我。您好，稍等。”她转身朝古罗夫说：“不知哪个无赖找你。”

“玛丽娅！”古罗夫火了。“人家会听到的。”

“听到又怎么样。这些人把个莫斯科塞得满满登登，成天杀人，强奸，炸汽车！”

“我是古罗夫。”探长用手捂住听筒说。

“你好，亲爱的列夫·伊万诺维奇！”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回答说。“请转告你的美人，沙瓦·达维多维奇·戈奇什维里不是无赖，而是一位格鲁吉亚人，并转达我对她的深情敬意。”

“你好，公爵，请原谅我们这些不讲理的斯拉夫人。”古罗夫回答。“我正在洗耳恭听，我荣幸地记着你上次对我的帮